

李白诗路管窥

卢燕平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白诗路笔记

卢晓平 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

李白诗路管窥

卢燕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白诗路管窥 / 卢燕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572 - 5

I. ①李… II. ①卢… III. ①李白(701 ~ 762)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909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特约编辑 季寿荣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徐楠
责任印制 李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3. 75
插 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定 价 3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关于李白的“诗路”(代前言)

共说骑鲸捉月游，孤坟细草野风秋。夜郎幽愤无多泪，
万古长江楚水流。

——清·施闰章《经太白墓》

李白一生在行旅中度过，是以笔者用了“诗路”一词。

李白是个不掩饰官能享乐的、喜欢娱乐的人。笔者曾在《李白天真论》、《李白乐府诗歌的娱情性》等拙文中道出这点。人们常说李白天真，这是凭对他生平和创作的直觉而言，这一直觉相当重要，它道出了诗人审美心理的一个重要个性特征。他一生快意山水，陶冶自适，“性引登山屐，情催泛海船”，“醉尽花柳，赏穷江山”，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高频出现的山水景物中跳动着他的喜怒哀乐。除山水外，诗和酒也是他取乐忘情的对象，其心理能量在诗酒中发泄之酣畅淋漓，可谓唐人之冠。他绝不能容忍封建伦理道德对自由本性的束缚，即其《大鹏赋》所谓“不旷荡而纵适，何拘挛而守常”，诗歌中多有对其抑扼人性的微词。

李白不把诗歌作为苦吟对象、不进行什么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的推敲工夫。比起推敲来，他更擅长即兴。杜甫在《进雕赋表》里的自述：“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

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以扬雄应沉郁顿挫，以枚皋应随时敏捷，并说两种风格自己都可企及。枚皋的“随时敏捷”，亦即即兴创作的工夫。据《汉书·枚皋传》：“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则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①开元、天宝年间，上层统治集团好尚即兴、神童风气。当时社会升平，皇帝们也都喜诗文，因而喜欢才思敏捷的诗人作“弄臣”。谁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谁就可能受到赏识恩宠。武则天“夺袍”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印刷术尚不发达、出版业还未兴起的时代，一个诗人要扩大影响，获得承认，只有扩大生活圈子，与各式人物接触，在各种场合——尤其是官场和文场表现出自己的才情，用自己敏捷的文思、横溢的才华出奇制胜，才能“新诗海内流传遍”^②。少年赴京的王维的这类宴会乐府诗歌都标出年龄（15—21岁不等）；才思敏捷的李白“少年”游京洛时，也有相当多的宴会声口、即兴记载。后来李白待诏翰林作了御用文人，也是因善于即兴得到玄宗的欢心。魏颢《李翰林集序》记载李白半醉草诏，“不草而成”。乐史《李翰林别集序》记载李白因即兴创作的牡丹诗“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得罪一事。孟棻《本事诗》记载玄宗行乐，命李白即

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51，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7页。

②（唐）郭受《寄杜员外》：“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郡邑地卑饶雾雨，江湖天阔足风涛。松花酒熟旁看醉，莲叶舟轻自学操。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时高。”载《全唐诗》卷26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08页。杜甫有《酬郭十五受判官》：“才微岁晚尚虚名，卧病江湖春复生。药裹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只同燕石能星陨，自得隋珠觉夜明。乔口橘洲风浪促，惊帆何惜片时程。”载（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本书所引杜甫诗均出自该版本，后略。

景赋诗助兴。醉中的李白“取笔抒思，略不停辍，十篇立就，更无加点”。这种即兴工夫，即杜甫所谓“随时敏捷”、“敏捷诗千首”。

“随时敏捷”的基本内涵，就是《文心雕龙·神思》篇里提出的“思之速”的问题。在杜甫的《进雕赋表》中，它是作为“沉郁顿挫”的补充而不是对立面而提出的。比较起杜甫沉郁顿挫的主要语言风格，李白更擅长即兴并以之自诩。对迟和速、沉郁和敏捷的问题，李、杜二人曾在诗歌里互有“轩轻”。李白《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杜甫《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本来两位挚友的话可能是基于怜爱的调侃、怜爱之意，但好事者把这两首诗联系起来，说二人互道对方的缺点。罗大经《鹤林玉露》：“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二公盖亦互相讥嘲。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雕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字，讥其欠缜密也。”^①对此严羽加以反驳，指出他俩各有所长：“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②这一论述是比较公允的。

可以说，李白的诗歌是探究人生道路的工具，是路上走累

①（宋）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甲编卷6，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见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了用来舒忧解闷的一把琴。比起立言来，他把人生自我价值实现的定位放在了立功。在这方面，如果说他的酒是用来醉忘的话，那么他的诗歌就是用来神游的。他最喜欢“玩”乐府诗歌，翻开其集，卷一到卷四都是乐府，乐府诗歌占其诗约四分之一。就是因为这种诗歌样式具有类型性和非事实性，通俗点说就是可以编出来一套一套的，不必关涉个人隐私和本事背景；而且可以随性而发即席演唱，是独乐乐或众乐乐的好方式，因此诗人乐之不疲。李白善歌，从年轻时就开始了。晚年在宣州饯别李云所作《饯校书叔云》有“少年费白日，歌笑矜朱颜”之句可证。其作中“歌”的意象俯拾皆是。崔宗之首次谋面李白，见到的诗人是：“双眸光照人，词赋凌《子虚》。酌酒弦素琴，霜气正凝结。”^①游遍了大半个中国的李白汲取了屈原的行吟式手法，常常边行边歌，如他自道的“行歌归咸阳”^②；“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见野草中有曰白头翁者》）。其诗中多有“歌”者“行”者。他的很多歌诗可能就是这样边拨琴边唱出来的，亦即用发散式的自由联想即兴编成歌词，然后自度曲唱出来的。他的《幽涧泉》诗自述：“吾但写声发情于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自道出他常常操琴度曲，即兴抒情，并不拘于乐府古曲。其实李白以乐府为首，所有诗歌样式都表现出率性适意、舒忧解闷的娱情性。这里都道出他将诗歌用于个人精神解脱，有任情任性的个人娱乐动机。

诗人李白其实并不重视作诗，如他自道：“吟诗作赋北窗

①（唐）崔宗之：《赠李十二白》，《全唐诗》卷261，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05页。

②（唐）李白：《出自蓟北门行》，《李太白全集》卷5，中华书局1977年版。本书所引李白诗歌均出于该版本，后略。

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儿戏不足论，五噫出西京”（《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种情形比起白居易那种“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①、杜甫那种“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②，以及中唐苦吟诗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③、“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④的专意立言心态，真有天壤之别。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的动机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往往和效果成反比：动机越高，效果越差。这是刻意而为的压力造成的。相比而言反倒是不给自己这方面的压力随便玩玩，效果反而还好。李白的诗歌就是这样，率性而出，率尔成章，“抽刀断水水更流”，是洪水出闸式，如宋人严羽对李白《将进酒》诗所评价的“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⑤，如此才使他的创作潜能和个人风格达到了极致，可谓无意惊人人人自惊。

那么李白的人生第一要义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建功立业。李白的功成身退世界观，在出蜀后作于寿州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就有了完整明确的表述：“申管晏之道，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⑥其诗中类似的表现频频出现。如作于开

①（唐）白居易：《山中独吟》，《全唐诗》卷430，第4752页。

②（唐）李贺：《秋来》，《全唐诗》卷390，第4399页。

③（唐）卢延让：《苦吟》，《全唐诗》卷715，第8212页。

④（唐）贾岛：《题诗后》，《全唐诗》卷574，第6692页。

⑤（宋）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见陈定玉辑校《严羽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⑥（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26，第1225页。

元年间一入长安时的《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云：“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拙稿从李白的“钓鳌”意象、地域观念、生平后期活动等方面，论述了这样一个事实真相，即李白生平前期的努力，朝向“愿为辅弼”的文治建功目标。然而天宝三载长安放还后，就基本上把建功立业的实施方案由文治转向了武功报国，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我们跟随着李白的诗笔，看到他在诗路上的寻游创造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这道类似于电影蒙太奇式的风景线里，不仅有现实世界的云、水、风等等的流动、各地风土人情的描画，还有转换为非现实世界的虚构悬想。他的诗歌、尤其是他最擅长的歌行中的意象，在人间、仙界、古往今来之间大幅度地跳跃，没有时间、空间的逻辑秩序，我们几乎找不到他思路的跳板。他的“诗路”似乎不是用脚走出来的，而是“飞”出来的，可谓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古来人们称之以“谪仙”、“诗仙”，即道出这种不约而同的飘逸感觉。诗歌本是“天上”的东西，不必一一坐实于地面。白居易当年自叹自己为之下过一番工夫的讽喻诗不受大众欢迎，倒是那些写“风情”的诗歌受到大众追捧，其原因就是他提倡“核而实”的效果，把本属于形象思维的诗歌作成了诗体新闻。花至半开、酒至微醉为美感之最高境界，同样，诗之美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不可失却它来自距离感和想象的含蓄美。李白式的“虚美”，其诀窍在于浪漫手法的利器——想象和夸张，他在这方面达到了顶峰。

然而和屈原那种“神胄”式的上天下地的求索一样，李白诗路的“寻游”也带着强烈的主观性。他诗歌里的意象虽然呈现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大幅度跳跃，但是这些意象万变不离其宗，其深层内涵都指向功业理想。从这些意象表现的情感

抑扬来看，他的情绪时常一会儿失望、一会儿希望，大起大落，但是失望追随者希望，希望驾驭着失望。和李贺“二十心已朽”、“一心愁谢如枯兰”式的绝望不同，李白终其一生从来没有放弃对理想的寻求。他的功业理想是个热点，笔下意象都朝向这个热源，使诗歌呈现出千回百转的美感和令人感动的执著。李白的诗路，是寻游、寻求之路，和悟空的僧人、疏懒的嵇生不同，他是生活在理想中的人。友人魏颢描述李白的样貌是“眸子炯然，哆如恶虎，或时束带，风流蕴藉”^①，可见他有一双异常明亮的眼睛，神采飞扬。这是一个生活在理想中的人，怀抱理想者的目光是坚定明亮的，和失却希望者或无所用心者的游移黯淡不同。事实上人如果没有了希望，是很难活下去的，理想给了李白诗路以精彩。

李白曾自称“海上骑鲸客”、“海上钓鳌客”。杜甫《送孔巢父游江东兼呈李白》诗曰：“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信今何如。”这两句一作“若逢李白骑鲸鱼，道甫问信今何如。”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按：“骑鲸鱼，出《羽猎赋》。俗传太白醉骑鲸鱼，溺死浔阳，皆缘此句而附会之耳。”其实按照时序，李白死因的“捉月”在先，人们想象他死后成仙的“骑鲸”在后。《一统志》：“捉月亭，在采石山，世传李白过采石，酒狂水中捉月，后人因以名亭。”^②李子龙先生曾撰文^③力驳李白死于疾病之说，以为他的确死于“捉月”。如果说“骑鲸”象征李白的功业理想的话，那么“捉月”即可暗示他

①（唐）魏颢：《李翰林集序》，载（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31《附录·序》，第1446页。

②（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36《附录·外记》，第1643页。

③李子龙：《李白“采石捉月”考论》，《唐代文学研究》第1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页。

的人格理想。酷爱月亮、“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白云边”的诗人，当时看到水中那轮又圆又大的月亮，就情不自禁径直走了过去。对此日本李白研究家松浦友久说得好：“他应在酒兴之中同万里长江明月融为一体，以保持其永恒的生命。”^① 捉月传说的魅力在于，诗人顺着月光诱导，奔向一个静净自由的心灵空间。其中饱含的幻想、理想的美感，历来征服了无数人。

李白的寻游（确切说是寻求）是艰辛的，其动因来源于不满足。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撞击和巨大落差，使他生活在压力和痛苦中。和当时所有士人一样，李白建功立业的出路也只能在读书、科举、做官的窄缝中展开。而李白既然由于特殊的家世没有了科举一途，其通往理想的寻求就更艰辛。他必须引人注目表现超常，来博取名声、引起引荐者的关注。而这位“不屈己，不干人”、慨叹“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无形中“心为形役”，其诗心和道路形成尖锐的矛盾，这是一个发生在封建时代中特定个体上的耐人寻味的悖论！

因此，我们在诗行中感到李白心底深处巨大的孤独感和彻骨的悲凉。如果用节候来形容的话，他的心有如春草初生的立春，他那心底最柔软处总是春意盎然，而却又总要面对一个冷酷的社会。他自道：“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赠王判官时余隐居庐山屏风叠》）“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上李邕》）“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滴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大言往往和狂妄联系

^① 松浦友久：《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306 页。

在一起，人们对李白的狂傲也是看不顺眼的。李白《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余捶碎黄鹤楼》诗就说：“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来相讥。”他所谓：“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欲献济时策，此心谁见明？”“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击柱心茫然。”我们从这些表述中感到的，是一颗孤独伟大的心灵的搏动。

李白的乡愁描写脍炙人口，历来为读者所喜爱：“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渡荆门送别》）、“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春夜洛城闻笛》）、“梦绕城边月，心飞故国楼”（《太原早秋》）……然而诗人毕其一生都没有说他愿意落叶归根老死故宅。从他天宝十二年（753）一度归蜀却又于翌年春天很快出蜀，重又回到他定位为武功报国首选地的金陵，以及他终焉青山的嘱托，即可说明问题。然则李白的“故乡”指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心灵的家园、他追寻的理想。这是一个虚泛的艺术空间。他的乡愁和对故乡的依恋之情，骨子里是对理想的追寻。李白的“故乡”在路上，他的诗路亦即思“乡”之路。松浦友久谓之“客寓意识”，是很有见地的。

李白乡园的四川盆地固然是天府之国，有易守难攻的蜀道天险，居之可安，然而对于天性不“安分”、一心想要使“海县清一”的李白来说，乡居蜀中，虽可苟安一隅，终有井蛙之厌。家乡远离政治中心，不能实现理想，于是他走出盆地、把理想放在了寻游的“路”上。从今天的地质理论来看，印度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亿万年来缓慢而不停的咬合撞击，撮耸

起了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而蜀地恰恰在这高原脚下冲撞多发的褶皱地带。人是自然的一分子，地底传出的震荡气息，一定会让众生有所感应。一代代持续下来的走出四川盆地的现象，发自其“集体无意识”中，固然有摆脱井蛙格局寻求富裕的冲动，又何尝没有远古以来积淀的这种隐隐的不安呢？自诩“视通神明”的李白，是及其敏感而情绪化的人，在其潜意识中当贮存了这种“气场”或曰信息。他的走出四川盆地几乎不再顾返、最后终焉“青山”，绝非纯粹的个人行为，而足可引发人们太多的关于宇宙、人生的思考……

正因为李白把自己诗歌用作娱情，是他寻游理想之路上“神游”的工具，即使用诗歌酬唱时，也常常是俱怀逸兴，作为同气相求的沟通和娱乐。于是他的诗歌不像一些专意立言的诗人那样注意记载本事背景，往往在时间、空间、人名等要素上都不甚了了或一笔带过。这样，就带给了人们太多的悬念，可以说李白的“诗路”历来是个迷宫，至今还有不少悬而未决的谜。

尽管诗是“天上”的，不必一一坐实；尽管李白作为一个务“虚”的浪漫诗人，比较起本事背景来，其诗歌的艺术魅力更吸引人，然而，李白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其诗歌的美感更加源于生活本事中的喜怒哀乐。是以研究其诗，仍当遵循知人论世的传统路子，在考察作品本事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其艺术诀窍和美感所在。否则只能停留在浅表的欣赏层面，而达不到鉴赏的高度，即如沙滩上盖房子，是不牢靠的。笔者在多年以来的李白研究过程中，也是先被其诗美所吸引，而在深入鉴赏时，往往遇到关涉人名、地名、事件的很多谜团，于是“扑”入这些谜团，渐渐地竟至不可自拔。看到许多研究成果，深受启发的同时，也产生出不少疑

问，于是探究下去，时有心得，逐渐积累。到现在，虽然不能对李白诗路知之甚详，但也想把在其中的一些发见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或能抛砖引玉，亦可欣慰。

拙稿第一部分“文治建功之梦”，大致论述李白在长安放还之前的踪迹事迹，包括李白的家世特点、李白的出生地、李白22岁出蜀后的长安洛阳之行、李白和杜甫的交游、李白三次游历越中的时间及事迹、李白的罗浮之游、李白在山东的生活历程、李白诗歌中“钓鳌”意象的情感内涵及其转变、李白的婚姻等。其中李白少年游京洛考、李白的罗浮之游、李白开元二十一年（733）、开元末年的两次游越几个题目，是自己多年研究中基于考证的创新之处。在出生地、李杜交游、山东诗路、婚姻、钓鳌意象等题目的论述中，也在详审文本、参考学界有关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有自己的见解。关于李白在山东的“诗路”、一度归蜀、对金陵和南陵等地的流连和情结等，论者和成果众多，笔者惜其偶有散乱不一之瑕，于是对这些问题分别进行比对、梳理，其中按照时序加入自己的一些创新之见，力图使之详善。

第二部分“武功报国之想”，“诗路”的内容大致从李白长安放还开始，包括李白的归蜀、在金陵和南陵的生活事迹、天宝后期以及安史之乱以后的行踪和交游事迹。这部分内容基于考证的创新之处，是从李白对金陵的地域观念以及他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尝试等方面，考证阐述李白生平后期的武功报国意向及其尝试，从而论证李白一生拟定和实践功业理想过程中由文治到武功的变化。论证出李白早在长安放还后，就基本上把建功立业的实施方案由“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文治”，转向了军功报国的“武功”，并且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奔走努力。

第三部分“内涵、艺术之光”，拟将重点放在笔者近年来关注的李白乐府研究方面。其中有关的三篇，对李白乐府诗歌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考论，在李白乐府诗歌的创作动机、主客观原因、分类、成就等方面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拙稿的“谋篇布局”，大致以李白的长安放还为界线，将其“诗路”分作“文治建功之梦”和“武功报国之想”这样两个时段试加阐论，再加上“内涵、艺术之光”的部分。窃拟在这样以时间为线索贯穿“空间”事迹的构架中，有详有略地贯穿自己的一些有关发现。当然，李白生平前期也曾有过武功报国、走向塞漠的动机和举动。拙稿这样分“文”、“武”两段来布局，只是大致地划分，旨在使各篇既独立成章，又能环环相扣，能够约略按照时序构成系列。其中有冥思苦想的艰辛之处，也有囿于材料、精力的局限稍微粗针大线的蠡测。斗胆拿出，还请学界方家指正。

卢燕平

目 录

第一编 文治建功之梦	(1)
关于李白的“劫来游闽荒”	(1)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	(8)
李白少年游京洛考	(20)
李白首次入越考辨	(40)
李白开元末年二人越考略	(50)
李白天宝六年三人越考辨	(62)
李白罗浮之游初探	(80)
李白山东诗路蠡测	(87)
关于李杜交游	(118)
也谈李白的婚姻	(146)
第二编 武功报国之想	(167)
李白的“钓鳌”意象及其内涵的转变	(167)
李白与金陵	(175)
李白归蜀梳述	(189)
李白天宝后期未往越考辨	(204)
李白与南陵	(220)
李白的武功报国意向及其尝试	(228)